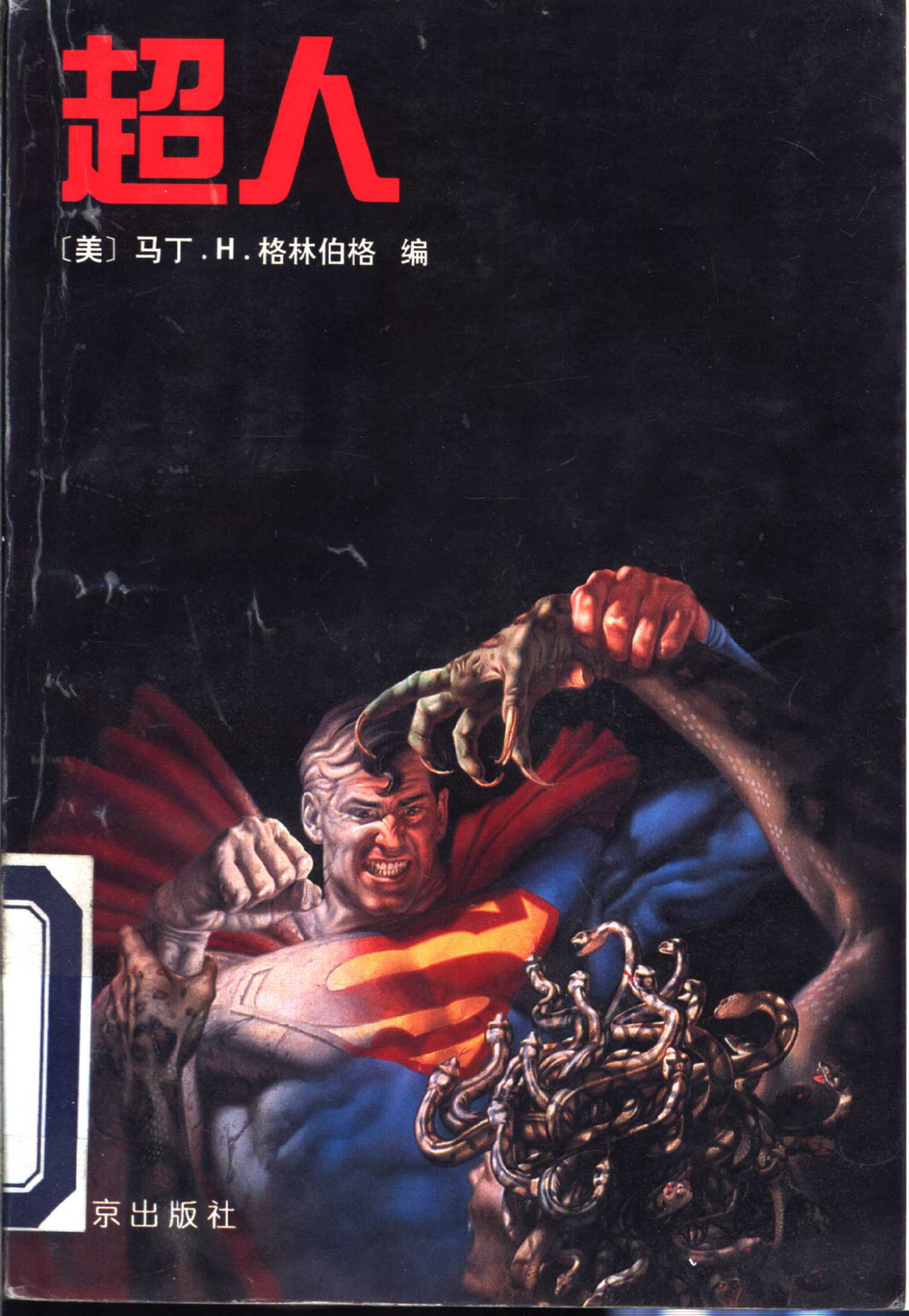


# 超人

〔美〕马丁·H·格林伯格 编



京出版社



# 超 人

[美] 马丁·H·格林伯格 编  
陈 莉 赵 婴 译  
周晋英 林 立  
林 立 校定

北 京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超人 / (美) 格林伯格 (Greenberg, M. H.) 编; 陈莉等译.  
-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1996  
ISBN 7-200-03123-2

I. 超… I. ①格… ②陈… III. 科幻小说-作品集-美国-现代 IV.  
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21640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01-96-1069

Copyright © DC Comics 1993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 1996 年中文简体字版由美国 DC Comics Inc. 授权

北京出版社在中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

版权代理: 博达著作权代理公司 (国际)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超 人

CHAO REN

〔美〕马丁·H·格林伯格 编

陈 莉 赵 婴 译

周晋英 林 立

林 立 校订

\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 京 第 二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\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.625 印张 215000 字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-200-03123-2/I·439

定价: 12.00 元

---

## 目 录

序曲·····	( 1 )
超人的面具之谜·····	( 3 )
幻象·····	( 42 )
兰开斯特上空的晓星·····	( 88 )
发自大都市的新闻·····	( 113 )
衰亡的敌人·····	( 142 )
勿忘我·····	( 157 )
回到从前·····	( 180 )
莫里斯·芬克尔斯坦医生日记摘录·····	( 243 )
我宣布你们为超人夫妻·····	( 248 )
最后黎明的斗士·····	( 294 )
尾声·····	( 332 )

---



## 序 曲

戴维·吉本斯

遥远的冥王星以外，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，一颗闪闪发光似宝石的星球，从广阔的太空滚滚而来。它收集着恒星的光芒，复而散发出更加灿烂的光。这颗宝石带着宇宙的潮汐而来，永远地折射着宇宙的光辉，目睹和记录着永恒。

无尽的灾害分裂着、熔合着它那亚原子空间；数不清的帝国在它的晶体疆域中兴衰。无数的幻影出没于它那镜子般的微观世界中。

它是一颗宝石，但又远远超出一颗宝石。

它比地球上最大的钻石还大。无穷的和无尽的可能性都编录在它那深不可测的空间中。人类怎样来看待这颗宝石的价值呢？在它的轨道上，偶然截住它的人会从它那儿得到何种财富？从它那里看到的太阳只不过是一个寒冷而遥远的亮点，对于这样一颗宝石，人类要花多大的代价才能占有它呢？

超人像一道彩虹般的流星冲离群星，向太阳的方向射来。那颗宝石反射着他的缩影迎面而来。他身着蓝红色的

衣服，强健的肩膀上披着一件长长的红披风，宽阔的胸前戴着一枚S形的徽章。

他是一个人，但又远远超出一个人。

他放慢了速度，小心地沿着宝石的轨道飞行着。他伸出有力的手臂，拿到那颗映着自己面孔的宝石，用手指擦了擦宝石的水晶面，然后就像怕碰碎了鸡蛋壳似的小心翼翼地拿起这块冰冷的石头，皱着眉头翻看着。

他那双无所不见的湛蓝的眼睛，清澈得就像碧蓝的夏空，眼光敏锐而深入，每一眨都充满智慧，都仿佛能看透另一个世界。在无数星光的照耀下，各种可能的世界像万花筒般呈现在他的眼前：那些即将存在的世界，那些已经存在的世界，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世界。

他翻转着这颗宝石。



## 超人的面具之谜

威尔·默里

克拉克·肯特所能记忆起来的，就是他被抛到了废墟中。

意大利的庞培、柬埔寨的吴哥窟、马雅的蒂卡尔、布列塔尼摇摇欲坠的塔、古代印加要塞首都马丘比丘、安第斯山上阶梯式的高高的堡垒、被毁坏的圆形罗马竞技场、还有那些被石壁挡住的歌，一切都萦绕在他的心头。

克拉克·肯特很久才明白，他并不属于这个地球，而是一个被抛进星海而漂泊的孤儿。废墟的景象深深地触动了克拉克·肯特的心。

今天，在爱琴海火辣辣的阳光下，咸涩的空气中飘着刺鼻的柠檬树的香气。克拉克·肯特倾听着雅典卫城那沉默的歌。

这是一首悲伤的歌，由亡者所做，由幽灵所歌。听者是一个文明世界的唯一幸存者。那个文明世界比古希腊还大，比亚瑟王宫廷卡默洛特更不为人所知，比里昂乃斯更神秘。

然而，在宇宙中没有别的废墟会令人想起被毁灭的氦

星。那还是在克拉克·肯特是个婴儿时，他那时叫卡尔-埃尔，一场大爆炸毁灭了氦星，只留下漂浮在宇宙中有毒的发热的岩石，以及一个扁扇形的巨大空间，它属于一个遥远的星系。

有时，克拉克·肯特用那双能穿越星空的眼睛向那个空间望去，只是为了体验一种奇怪而又无奈的痛苦。

坍塌的帕台农神庙高高地位于一座山上，从那儿可以俯瞰当代辉煌的雅典城。克拉克·肯特凝视着这片废墟，感到又有一股熟悉的疼痛袭上心头。他想知道当他注视着那些已风化的遗迹时，该怎样去体验现代的希腊。悲伤？愤怒？胜利？或许……

“克拉克！”

肯特伸出手，假装扶了扶眼镜，实际上他是在掩饰自己那愁苦的表情。

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他转过身来。

西奥多拉·米塔克丝爬上山来，她那乌黑的长发随风飘动着。她穿着一件手织布的白衬衫，黝黑的双肩露在外面，显示着女性的无限魅力。

“克拉克，大家都在等着呢！你被什么事耽搁了？”

“只不过感受一下历史。”他解释道。

“旅行团要去探索苏格拉底山洞。”

“我马上就来。”克拉克允诺道。

她仔细地看了看他，他那两道浓眉紧锁着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她问，“你脸色不好。不过你们美国人总是看上去像个幽灵，或是像个煮熟的龙虾。”

克拉克双手背在身后说：“没事，我当然挺好。真的



没事儿。只不过，比起山洞，我更喜欢显露在外面的历史遗迹。”

“你肯定没事？那好吧。”

他勉强笑了笑，说：“我肯定。”

“好吧。”西奥多拉慢慢地说：“不过别呆得太久，不然，你就找不到我们了。那山洞就像弥诺陶洛斯（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牛怪。）的迷宫。”

西奥多拉提着她那条深色的裙子，躲闪着一堆堆荨麻，向山下走去。

克拉克望着她下山后，又转过身来，与那些已经消失的人类的幽灵们交换着心曲。而实际上，依照克拉克在宇宙中的权力，他本来永远都不该知道人类的过去。

当他用那像 X 光般有穿透力的目光探索着废墟的地面时，他想，在氦星毁灭之前，星体的表面是不是也有许多废墟呢？

透过几层满是昆虫的土地，在坚硬的地表下，他发现了一枚古代手工铸造的硬币，上面铸着希腊的三蛇女神之一；一面已经被腐蚀了的铜制手镜；一些陶瓷碎片；还有其它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手工制品。肯特想，这也许对未来的考古学家有用处，而对他都没有用。他只不过是正在度假的美国旅行者之一，所不同的是，他身穿长袖上衣和长裤，脖子上也没有挂相机，并且他还会讲希腊语——纯正希腊语和通俗希腊语，而且流利得令人难以相信。

肯特收回了自己的目光，转过身，不再搜寻那片废墟。

他停下脚步，侧耳倾听，那声音很远，人类的耳朵是

听不到的。而他却能接收到，甚至比那只正在做巢的鸟还要灵，那只鸟停顿了几秒后，不知所措地从远方那棵橄榄树上飞上天空。一只狗汪汪地叫起来，招来更多的狗叫声。

从他的鞋底，他感到刚刚开始震动，这初起的震动警告地球上敏感的动物，一场大的地震就要在这片土地上爆发了。

克拉克·肯特正在度假，但超人却时刻没有放松警惕。肯特在一个断裂的多利斯式柱子后迅速俯下身，解开衣服，露出了超人那枚在天蓝色的底色下的金色与大红色相间的徽章。

穿着红色鞋子的超人拔地而起，脚下的尘土四处飞扬。在他刚才站立的地方形成的尘柱粉碎了，与数百年前的尘埃汇合在一起。

超人红色的披风呼呼啦啦地随风飘动，超人就像一艘火红色的帆船，射向天空。到达飞行的最高点，他弓起背，卷着身，打着滚，就像跳水运动员那样向地面冲去。

在下面，大地轰鸣着，颤动着，受惊的昆虫都聚集到天空，更加敏感的鸟在空中飞着。雅典的四周到处可以看到破碎的窗户，以及从窗台上摔下来的花盆。

飞翔在城市的上空，超人看到狂躁不安的人们冲到大街上，神情呆滞、忧郁。

超人深吸一口气，用标准的希腊语向地面上的人们呼喊着，让他们不用担心。最后又告诉他们几句注意安全的话：不要惊慌，呆到屋外，远离那些有可能掉下破碎玻璃和石块的建筑物。

人们抬起紧张的面孔向空中望去，看到了超人便欢呼起来，表情也轻松了。

可是一个小男孩正在一所别墅的拱形门洞里，而那个门洞墙顶上的泥灰正像血管扩张似的迅速向四下裂开。超人猛冲下来，一下子从倒塌的泥灰中救出那个颤抖的小孩。

超人把孩子交给一位圆脸的老奶奶，又飞回天空。“谢谢你！”老奶奶用希腊语喊着，她那悲哀的叫声就像一个喧闹的幽灵随着超人而去。

超人满意地看到这个地方没有出现伤亡，就把注意力转到了其他地方。

他看到地震已经衰减，地上裂开的缝又隆隆地合上了。而这在他脑子里只留下瞬间的记忆。

超人伸展着双臂飞翔着，紧绷的手指就像箭头一般，卷曲的额发被迎面吹来的风吹拂着。气流从他紧绷的手上流过，他利用气流来把握方向。

超人那双湛蓝透明的眼睛巡视着仍在震动着的地区，看是否有人类需要帮助的迹象。他的耳朵首先听到了求救的声音。

“救命！救命！救救我们！我们被困住了。”

超人向东方转动那双有如双舵般的笔直的手臂，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疾飞。

雅典卫城的山系中布满了由山洞构成的洞穴，那声音就来自那些稠密如网的山洞。超人辨别出那是一位叫卡劳利太太的声音，他是他所在的美国旅行团中的一员。

超人垂下双手，如箭一般飞到洞口前。那洞口已被岩

石及泥土堵住，洞口吐着尘土，就像泰坦神临终前的叹息。

康斯坦汀·卡劳利很喜欢希腊山洞的凉爽。她漫不经心地听着关于哲人苏格拉底的故事。传说在几个世纪之前，苏格拉底就被关在其中的一间屋子里，喝了一杯含毒的人参酒而死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传说，没有人真正知道苏格拉底是在什么地方死的。然而，这并不重要，对于她来讲，能躲避毒辣辣的希腊太阳，已经够好的了。

紧跟在导游西奥多拉后面，卡劳利太太努力解释着她对克拉克·肯特的那种奇怪的看法。

“他并不像他看上去的那样。”她肯定地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西奥多拉问。

“我认为他是个间谍。”她轻声地说。

西奥多拉用粗哑的声音笑起来，这是典型的希腊式的笑声：“他告诉我他是个记者。”

“他要是记者，怎么连相机都没带？别人可都带了。”

“他是个正在休假的记者。”

“我认为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人。对于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来讲，他的希腊语好得有些过份。我丈夫康斯坦汀的母语是希腊语，也没他说得那么好。”

这时，西奥多拉·米塔克丝正好停在地上的一条裂缝前，传说这是苏格拉底死的那间屋子的门槛。她向旁边迈了一步，用手电照着亮，让游客们安全地迈过去。她什么也没说，也正琢磨肯特的语言能力怎么那么强，他的希腊语好像就是在旅游中自然学到的。

等这一长队的最后一位游客也迈过那道裂缝，西奥多拉才跟了进去。

这是在那些山洞群中的一个主要景点。沿着坚硬的岩石洞顶吊着 40 瓦的光秃的灯泡，阴暗的光照着山洞。

“请看这儿。”西奥多拉大声向游客们解说，“有些人认为苏格拉底就是在这儿喝下了传说中的毒药，作为对他腐蚀雅典青年的惩罚。”

“这里没有石笋吗？”一位男游客伸着脖子望着洞顶，失望地问着。

“您是指石钟乳，”西奥多拉纠正道，“石笋是从地上往上长的，不是从顶上垂下来的。”

等一会儿，他们就要感谢上帝，多亏这个熔岩洞里没有石钟乳和石笋了。因为在这个地下像大碗一样的深洞中，传来隆隆的轰鸣声，犹如一块古老的岩石发出的怒吼，头上的灯泡开始摇晃，闪了一下就灭了。

“不要慌！”西奥多拉喊到，她把手电放在下巴下。在手电光下，她的脸就如古希腊悲剧中演员戴着面具一般。“出口就在你们身后，现在请向那边移动。快点，但要小心，不要跑。”

她没想到游客们那么镇静。他们没有惊慌叫嚷，连卡劳利太太也没有出声。能听到的只是灯泡掉下来和石头碎裂的响声。

当最后一位游客跌跌撞撞地从所谓的苏格拉底的监狱安全地出去后，西奥多拉知道该是她出去的时候了。

突然，在她身后，一块岩石突然裂开。西奥多拉一阵眩晕，手电也脱手而出。手电光照在一块断裂的平坦的岩

石上。凹凸不平的裂缝越来越宽，分开的两部分分别后退着，发出碾碎硬物时的噪音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在远处渐暗的洞中，有什么东西正煽动着巨大的翅膀扑来，它那巨大的头颅扭动着……

西奥多拉·米塔克丝出生在希腊昔克兰群岛北部的安德罗斯岛上。她了解她所热爱的希腊，也了解希腊那多姿多彩的历史。尽管她辨不清那个长着翅膀向她扑来的东西是什么，但某种直觉，也许是祖传的记忆吧，使她认出那东西的轮廓，而且她感到那东西像冰冷的蜘蛛爪子爬上她的后背。

米塔克丝本能地闭上眼睛，可已经太晚了。

她惊恐地张开嘴，呆呆地不能动弹。

康斯坦汀·卡劳利太太没有比现在更镇静了。她以往总是让她那慢吞吞的丈夫为她想这想那。可现在既然她丈夫已经不在了一—他是三年前的这个月去世的——她已经学会了付帐、修东西，甚至在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后，鼓起勇气不远万里来到丈夫的祖国来观光，连她丈夫活着的时候都没这打算。

山洞里没有亮光，没有西奥多拉的回音，也没有时间再等了。但她想起在进洞的时候，他们是一直往右拐的，因此，现在要逃出去应该是向左拐。

“向左！”她向前边的人喊着，“向左走。”

“我看不见！”有人喊。

“好吧，”卡劳利太太大声叫着向前走，“让我来带路。”

她用左手撑摸着墙来探路，把右手伸给紧跟在身后的那个人：“每个人都手拉手。”当大家把手拉牢后，她开始向前走了。幸运的是，墙壁很光滑，沿着光滑的墙壁在左走很容易。他们一直往左走。

他们成功了。

他们终于来到了洞口，空气中充满了岩石震裂后带来的尘土。尘土飞进人们的肺里，引起一阵剧烈的咳嗽。

“继续……（咳声）……走。我们……（咳声）……就要出去了。”卡劳利太太费劲地说，她使劲挤挤眼睛，可是没用，这里太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她又开始摸索着往前走。

突然她摸不到墙了。她的小腿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她被绊倒了，还拽倒了好几个人，于是这一条人链断开了。绊倒卡劳利太太的是石头。

卡劳利太太趴在地上，心里却坚信自己的发现，她大声说：

“我认为这就是出口，”她喘口气，“但是被岩石堵住了。”

黑暗中，叹息声、诅咒声不断。有人开始抽泣。可没有人注意到大地已经不晃动了。也没有人在乎地动不动。在这有如阴间的黑暗中，在这远离家乡的希腊山洞里，在这也许是苏格拉底的葬身之处，人们想知道的是他们还能不能重见天日。

“救命！”卡劳利太太不愿放弃机会，她透过岩石喊着，“请救救我们！我们被困住了！”

他们刚刚从翻滚的尘埃中退出来，就有一小股碎石滚下。有人点着一个丁烷打火机，发出微弱的亮光。

一束更强的光射入黑暗中。

“这别是又一次地震吧？”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。

“地已经不动了，感觉到了吗？”

岩石碎裂开来，光束越来越宽。啊！阳光！

在被石头堵住的黑暗中出现了一个明亮的洞。在洞口，一个男子正专心地搬着石头，这位男子身穿明亮的蓝色衣服。

“超人！”卡劳利夫人喊着，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。

超人伸出双臂，伸进人体大的洞口，抓住里面的石块，猛力往回拉。

随着一声轰响，剩余的岩石坍塌下来。一块大圆石块从超人蓝色的肩膀上滚落，他弹掉一小块尘土，走过去处理齐膝深的瓦砾。

“大家都好吗？”他用浑厚有力的声音喊道。

“都好，都好，超人。”卡劳利夫人说。她转向其他人又喊道：“大家快过来。”

他们爬过石堆，接受了他们只知道是超人的大手的帮助，那双手虽冷冰冰但却给人以安慰。最后，大家都安全地站到洞外。

“每个人都出来了吗？”超人询问道，他心里明白并非所有人都出来了。

卡劳利夫人四周回顾一下。一只手一下捂住了嘴。“我的天啊！西奥多拉，我们的导游。她一定拐错弯儿了。她还在里面！噢，超人，快救救她！要是她出了什么事，



……”

“别着急。”

超人一下跳进被圆石块挡住入口的无底深洞。他的带着金黄色S盾牌的巨大披风被贪婪的黑暗吞噬了。

于是，人们等待着、互相依偎着、安慰着、鼓励着，带着焦躁与不安。

“超人会救她的，别担心。”

“也许西奥多拉只不过是拐错了弯。”

“肯定是，连我们都没受伤，她肯定也没事，谁能比她更熟悉这些山洞?!”

但这些话并没有使卡劳利太太安心。她知道西奥多拉熟悉路，可她早该出来了，要是现在还没有出来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。

过了一小会儿，超人又箭一般从洞里飞了出来，他的披风犹如一只落下的大三角帆。他犹如一枚瓦兰的火箭，闪电般掠过人群，带起一股强风，兜起一片碎沙，人们不由得捂住眼睛，向后紧退。

等人们重新聚集起来，再看天空，寻找超人时，超人已飞得无影无踪了。

人们再回过头来看那洞口，发现洞口的大石头正在变红、熔化开来，封住了洞口。

“天啊，这是怎么了?”有人问。

“我要知道就好了。”一个人答道，他手搭在眼眶上，抬头望着晴朗碧蓝的天空。“我想知道超人是不是正在上边用他那能产生高温的目光对着这儿。”

“超人不会那样做的，西奥多拉还困在里面，他不会